

朱子語類

正中書局印行

宋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

附索引

■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明成化九年江西藩司覆刊

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影印

■據日本內閣文庫藏覆成化本修補

正中書局印行

# 朱子語類的歷史

胡適

朱子死在慶元六年（一二〇〇）。

嘉定八年乙亥（一二一五），李道傳（貫之）在池州搜輯朱子語錄，得潘時舉葉賀孫黃榦諸人的助力，刻成四十三卷，共三十三家。此刻有乙亥十月朔黃榦的序。

池錄所收以廖德明記癸巳（隆興九年，一一七三）所聞爲最早，其時朱子四十四歲。其次爲這些：

金去僞記乙未所聞（淳熙二年，一一七五），

李季札記丙申所聞（淳熙三年，一一七六），

余大雅記戊戌（淳熙五年，一一七八）以後所聞。池錄初編時，似沒有編年之意，但卷二十四以後，到卷四十三，都依記錄的年歲爲次第。

池錄三十三家，其三十五卷所收爲朱子答陳埴書，不是語錄，故後來語類不收此卷。餘三十二家之中，其佔一卷以上的，共有這些：

葉賀孫 五卷，辛亥（紹熙二年，一一九一）以後所聞。

楊道夫 二卷，己酉（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以後。

徐寓 二卷，庚戌（紹熙元年，一一九〇）以後。

黃義剛 二卷，癸丑（紹熙四年，一一九三）以後。

沈憫 四卷，戊午（慶元四年，一一九八）以後。

以上記池州的語錄，省稱「池錄」。

後來李道傳的弟弟性傳繼續搜訪，從寶慶二年丙戌（一二二六）到嘉熙二年戊戌（一二三八），又收到四十一家，「率多初本，去其重複，正其訛舛，第其歲月，刻之鄱陽學宮。復考池錄所餘，多可傳者，因取以附其末」。這是饒州刊刻的「朱子語續錄」四十六卷。李性傳有後序，說語錄的重要性，很有歷史見解。他說：

「先生家禮成于乾道庚寅（一一七〇），通鑑綱目，西銘解義成于壬辰（一一七二）；太極通書義成于癸巳（一一七三）。論語註問、詩集傳成于淳熙丁酉（一一七七）。易本義啓蒙成于己丙午之間（淳熙十二至十三年，一一八四——一一八五）。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成書雖久，至己酉（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乃始序而傳之。楚辭集註、韓文考異成于慶元乙卯（元年，一一九五）。禮書雖有綱目，脫藁者僅二十有三篇，其著書歲月次第可考也。

家禮編成而逸，即歿而其書出，與挽歲之說不合。先生蓋未嘗爲學者道也。

語、孟、中庸、大學四書，後多更定。今大學誠意章，蓋未易竇前一夕所改也。是四書者，覃思最久，訓釋最精，明道傳世，無復遺蘊。至其他書，蓋未及有所筆削，獨見于疑難答問之際，多所異同。而易書爲甚……

故愚謂語錄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爲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爲助。與詩、易諸書異者，在成書之前，亦當以書爲主。而在成書之後者，當以語爲是。學者類而求之，斯得之矣。」

饒錄是曾「第其歲月」的，其第一卷記錄者是黃榦，黃榦（直卿）見朱子甚早，又是他的女婿，故他記朱子語，雖不題歲月，當然可以包括早年與晚年的記錄。其次爲何鎬（叔京），何鎬死在淳熙二年乙未，故此錄題「乙未（一一七五）以前。」以下各卷，自程端蒙以下，都依年歲先後編次，最早的爲淳熙六年己亥（一一七九），到朱子死之前一年（慶元五年，一一九九）。這裏各家佔一卷以上的，共有這些：

周諤 二卷 己亥（一一七九）以後。

黃螢 二卷 戊申（一一八八）以後。

陳淳 二卷 庚戌（一一九〇）及己未（一一九九）所記。

呂壽與呂煥 二卷 己未（一一九九）所記。

同舍共記 四卷 己未（一一九九）所記。

這裏面，陳淳（安卿）兩次的記錄最小心，最用功，最能表現朱子說話的神氣，是最可寶貴的史料。

饒錄最後四卷，不依年歲的先後，其四十三至四十五卷，爲吳壽昌、楊長孺、吳琮，有校記云：

以上三家非底本覽者詳之。

此可見其餘各家記錄都用「底本」。

最末的四十六卷收的廖德明、潘時舉等人，都是「池錄所餘」，故附在後。

以上記饒州刻的「朱子語續錄」省稱「饒錄」。

淳祐戊申（八年，一二四八）己酉（一二四九）之間，朱子門人建安、蔡抗收得楊方、包揚諸家的記錄，編爲二十六卷，是爲「饒州刻的朱子語後錄」，省稱爲「饒後錄」。後錄收的二十三家，其中二十家是是池本與饒本所無。編者蔡抗有後序，提及「先師又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可見他是蔡沈之子，元定之孫。

過了十多年，天台吳堅又在建安刊刻「朱子語別錄」，其後序年月是「咸淳初元嘉平之月」（一二六五）。他說：

「……池錄三十有三家。鄱本續錄四十有二家，其三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兩家，錄餘凡六家，又後錄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再見者三家。合三錄爲八十七家。

堅末學生晚。嘉定癸未甲申間（一二三——二四），侍先君子官長沙帥西山真先生倅弘齋李先生（燾）常進之函丈；又事長沙舒先生，列岳麓諸生。果齋李先生（方子）過潭，又獲侍講席焉。果齋先君子畏友也，嘗介以登朱子之門。

堅繇是多見未行語錄，手鈔盈篋，凡六十五家。今四十年矣，晚得池鄱本參考，刊者固已多，……若李壯祖、張洽、郭逍遙所錄，亦未有也。鳩來閩中，重加會粹，以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爲別集，以附續錄後集之末。……」

以上記四部語錄。

×  
×  
×  
類  
分類的朱子語錄，起源很早。不等到饒州兩集刊刻出來，劍南已有黃士毅的「朱子語」一百四十卷刻出來了。

說：  
黃士毅字子洪，自序的第二篇題「門人莆田黃士毅」。但魏了翁作朱子語類序，末尾

「子洪名士毅，姑蘇人，嘗類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類注儀禮，未成書。」

也許他是莆田人，原籍蘇州。

黃士毅編朱子語類，是用池州語錄作底本，但他加上了三十八家。他說：

「右語類總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適按，池錄本有三十三家，黃氏刪去陳埴一家，故只存三十二家了。）或病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錄，見有等差，則領其意者斯有詳略。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于言，而語脉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詳者，而它皆附于下。至于一條之內，無一字之不同者，必抄錄之際嘗相參校。不則非其（所）聞而得于傳錄：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某人同」爾。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略爲義例以爲後先之次第。……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于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羣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略具焉。此卽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于治亂興衰者也。

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



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略，一目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于羣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

黃士毅此序無年月，但他說分類的用處，說的最明白。黃氏是一個有見識，能組織材料的人，所以他的「語類門目」，至今沿用。

嘉定十二年（己卯，一二一九）眉山史廉叔（名公說）要刻印朱子語類百四十卷，黃士毅又作後序，略記他刪訂的義例。在後序裏他特別指出他分的「學類七卷」。雖然出于他的臆見，實在是朱先生教人之方，他要讀者特別「于此三復，而得夫入道之門」。

依魏了翁的序與黃士毅的第二後序的年月看來，史公說在四川刻朱子語類是在嘉定十二年到十三年之間（一二一九——一二二〇），其時「饒錄」與「饒後錄」都沒有刻。

這是第一部朱子語類，省稱「蜀類」。

淳祐十二年壬子（一二五二），徽州有翻刻「蜀類」出來，有蔡抗的後序，序中並沒有說徽州本有增改的地方，但後來編纂朱子語類大全的黎靖德指出「徽類雖翻蜀本，已增入饒錄九家」。

這是蜀類的徽州增補重刻本，省稱「徽類」。

x x x x x

在這個時期，婺州東陽王也留心收集朱子的語錄，先後收得了三十多家，編爲婺州本的朱子語錄。蔡抗作饒後錄後序，曾提到

「東陽王元敬亦以所集刊本見寄。」

可見王的「婺錄」曾有刻本。他後來又把他收集的各家語錄，編成朱子語續類四十卷。魏了翁的兒子在徽州做官，就把這書在徽州刻出。王必有後序，題淳祐壬子（一二五二）。他說：

「先是池本饒本，人各爲錄，間見錯出，讀者病焉。子洪既以類流傳，便于玩索，而微言精語猶有所遺。必每加訪求，得所未見。自是朋友知舊知其有心于纂輯，亦頗互出所有以見示，凡三十有餘家。既哀以爲「婺錄」，而繼之者尙未艾也。必幽居無事，……審訂其重複，參釋其端緒。用子洪已定門目，粹爲「續類」，凡四十卷……。」

王必不曾細考各書的編刻年月，他誤認黃士毅編語類是在「池本饒本，人各爲錄」之後。這大概是因爲王必所見的語類是徽州刻本，其中已加入了饒錄九家。所以他的續類只收他的婺州本三十多家。

這是第二部朱子語類，省稱「續類」，也稱「徽續類」。

x x x x x

以上說的是朱子語錄的「三錄二類」，其實應該說「五錄三類」。五錄是池錄、饒錄、婺錄、饒後錄、建別錄，三類是蜀類、徽類、徽續類。

到了南宋末期，導江（即今成都）黎靖德又取「三錄二類」，參考徽州刻的語類和吳堅的「建安別錄」，做了一番細心參校的工作，他才明白黃士毅編的語類與王似的續類都還有遺漏，還有別的毛病，——都還有合併大整理的需要。他說：

「三錄二類」，凡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壹。

他要合併參校，製成一部「統壹」三錄二類等書的「朱子語類大全。」他說：

蓋蜀類增多池錄三十餘家，饒錄增多蜀類八九家，而蜀類續類又有池饒三錄所無者。王公（似）謂蜀類作於池饒錄之後，蓋失之。而今池錄中語尚多蜀類所未收，則不可曉已。豈池錄嘗再增定耶？抑子洪猶有遺耶？

「子洪所定門目頗精詳，爲力勤矣。廉叔刻之，不復讎校，故文字甚差脫，或至不可讀，徽本附以饒錄，續類又增前類所未入，亦爲有功。惜其雜亂重複，讀者尤以爲病。而饒後錄新增數家，王公或未之見，未及收也。

「靖德忘其晚陋，輒合五書而參校之。因子洪門目，以續類附焉，饒後錄入焉。遺者收之，誤者正之。考其同異而削其複者一千一百五十餘條。越數歲，編成可繕

寫……。」

此跋題景德癸亥（四年，一二六三）秋八月。這時候建安別錄還沒有出來。兩年之後（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別錄刻行了。黎靖德在咸淳六年庚午（一二七〇）有第二跋，說：

近歲吳公堅在建安又刊別錄二冊，蓋收池饒三錄所遺，而亦多已見他錄者。併參校而附益之。粗爲寧編，靖德適行郡事，因輒刻之郡齋，與學者共之。

黎氏兩跋中都討論到包揚所錄四卷語錄（在「饒後錄」裏），前跋稱包揚的兒子包恢爲「尙書」，後跋稱他爲「樞密」，又說：

靖德來盱江（當作「盱江」，卽江西建昌府南城縣），樞密甫下世，恨不及質之也。

包揚父子是建昌人，包恢本傳（宋史四二一）說他「度宗卽位，召爲刑部尙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年八十有七……卒。」黎靖德「行郡事」，似是知建昌府事。故這部語錄大全的初次刻本似是咸淳六年庚午（一二七〇）在建昌府刻的。

這是今日流傳的朱子語類的底本。

x

x

x

x

哥倫比亞大學藏有一部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婺源朱崇沐重刻的朱子語類，有葉向高、王圖、汪應蛟、朱吾弼諸人的序文十篇。這個萬曆婺源刻本又有「前序」兩篇，一篇是成化九年（一四七三）江西藩司重刻本的原序，是彭時寫的，敘述這個十五世紀江西重刻本的歷史如下：

「……惜乎（黎刻語類大全一百四十卷）版本今不復傳，間有傳錄者，又不免乎亥豕之訛也！三山陳君煒自天順庚辰（四年，一四六〇）第進士，爲御史，屢欲訪求善本而不得。成化庚寅（六年，一四七〇）（陳君）副憲江右，始訪于豫章胡祭酒頤菴先生家，得印本，中缺二十餘卷。明年（七年，一四七一）分巡湖東，又訪于崇仁吳聘君康齋家，得全本，而缺者尚一二。合而校補，遂成全書。欲重刻以廣其傳，謀於憲使嚴郡余公。公喜，倡諸同寅，各捐俸餘，並勸部民之好義者出貲，以相其成。自今春始工，期以秋畢。

這序文裏說陳煒訪得的兩部刻本是從豫章胡家，崇仁吳家得來的，這一點或許可以暗示黎靖德的原書是在江西刻的。

萬曆朱崇沐刻本還有一篇「前序」，是一位「巡按」作的修補江西藩司本的序文，沒有年月，也沒有巡按的姓名。萬曆三十一年刻本（一六〇三）是高安朱吾弼要朱子十三世孫朱崇沐翻刻的成化九年的江西藩司刻本的修補本。十篇序文之中，有婺源縣知縣潭昌

言的序，說：「卯冬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經始，辰之春（三十二年甲辰，一六〇四）遂成書矣。」

萬曆朱刻本的行款是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近幾十年來流行的刻本，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乃是滿清晚期上海的書坊翻刻康熙年間呂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刻的「禦兒呂氏寶誥堂本」，故行款與寶誥堂刻本相同，而書中寧字，淳字往往避諱改作「寧」作「淳」，可見是同治（一八六二——一八七四）以後的翻刻本。

以上略記朱子的語錄和語類的歷史，可以依年代的先後表示如下：

- |         |                      |           |
|---------|----------------------|-----------|
| (1) 池錄  | (李道傳在池州刻的朱子語錄三十三家)   | 一一二五。     |
| (2) 蜀類  | (黃士毅編，史公說在眉州刻的語類七十家) | 一一二七——二〇。 |
| (3) 饒錄  | (李性傳在饒州鄱陽刻的語續錄四十一家)  | 一二三八。     |
| (4) 婺錄  | (王必在婺州編刻的語錄三十餘家)     | 約一二四五。    |
| (5) 饒後錄 | (蔡抗在饒州刻的語後錄二十三家)     | 一二四九。     |
| (6) 徽類  | (徽州翻刻「蜀類」，增入「饒錄」九家)  | 一二五二。     |
| (7) 徽續類 | (徽州刻王必的「語續類」四十卷)     | 一二五二。     |
| (8) 建別錄 | (吳堅在建安刻的「語別錄」二册)     | 一二六五。     |

(9) 語類大全 (黎靖德在江西建昌刻的語類大全) 一二七〇。

(10) 語類成化重刻本 (成化九年江西藩司刻) 一四七三。

(11) 語類萬曆重刻本 (萬曆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婺源朱崇沐刻) 一六〇三—〇四。

(12) 語類呂氏寶誥堂刻本 (呂留良刻) 十七世紀。

胡適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八日在紐約寫初稿

民國四十八年一月八日夜在臺北南港改稿





# 序

錢穆

正中書局於民國五十年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成化九年江西藩司覆刊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爲臺灣獨有之語類明刊本。發行以來，士林稱重。惟書多模糊，且有脫字落頁，經該書局商得日本九州大學岡田武彥博士據彼邦內閣文庫藏明版各本讎校修補。全書六千頁，重換者達二千餘頁，實堪爲朱子語類當今傳世之最佳印本。又附語類人名地名書名索引，以便讀者。新版既定，正中書局編審部特來乞序於余。余此六年來，方草爲朱子新學案，正中本語類朝夕在手，欣其得此完美之新本，是不可以無一言。

方語類成書，朱子門人黃幹直卿爲之序，有曰：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之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如待燕間，承警欬也。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己，是書之傳，豈小補